#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孫晉元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征伐

宋高宗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懐衛濬等處見有番人占據今又分留番馬於洺州四向剳寨密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即敵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為備禦未易可居臣為

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日統押人馬自游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即一面招集同心叶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為久遠利若敵勢厚重不可施行即具所見利害的確便宜畫一敷奏伏望聖慈體念河北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弓矢未易櫜戢臣每思前日之失蓋由將相恃賴太平恬不為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説惟以講和乞盟為意今更沿襲不修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薾無能見過河相度别具奏
聞者

三年張浚論自治之策曰臣輙有區區管見冐瀆聖聰退省狂愚不勝戰慄臣伏自國家多故以來每於軍旅之事私竊留意葢嘗深思熟慮求所以致勝之方大要不出古語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何則人心不服不可以戰將士不相熟不可以戰卒伍烏合不可以戰步騎不相敵不可以戰有是四者而欲驅以求戰是謂暴兵暴

兵之敗未有不喪國亡家者是以古之明君賢臣知自治之不可忽必先修身正已以率羣下信號令明賞罰薄稅斂躬節儉親君子遠小人使賢者處上不肖者處下舉國之人方且愛之若父母畏之若神明知吾君之為可歸知鄰國之為我讐人心既服然後可以言戰矣於是擇將命帥因之以久任使士卒之心有所屬分正隊伍嚴之以紀律使烏合之弊無所容蓄財賦通商賈使精兵鋭騎填溢國中有所不戰其戰必克臣嘗恭對

咫尺之間屢言及此矣大抵欲致中興之治未可輕率圖之況兵政之壞積有歲年而朝廷紀綱政事有不便於民心者其來亦久風俗侈靡士風凋弊非一大改革人心不歸陛下踐阼以來兢兢業業惟自治是圖臣雖不才早夜奉承聖訓思所以服人心擇將士治烏合募騎兵亦不敢少怠謂今日之事決可以有為者其理昭然金人侵犯中原殺戮無辜不知幾千萬計虜婦女劫財寶其名雖強其實易也陛下但急於自治而緩於求

戰事無不濟臣所以縷縷及此者臣竊觀行在之兵率多烏合將士未相諳步騎未相敵臣恐爪牙之臣欲圖一旦近功妄有興舉既遇堅敵勢必潰散自此江浙多事矣願陛下明詔大臣使各類為一軍如京師之兵聚而為一京東河北亦然屯駐要害之地犬牙相制擇善撫循者時其衣粮以養蓄之俾不為中國之患陛下如以陜西之衆扈蹕西來早據形勢益究自治之策天下事大定矣願陛下留意毋忽臣荷眷遇之厚盡言無隱

僭越之罪死無所逃臣無任皇恐之至

浚又上言曰臣不避斧鉞之誅輙以狂瞽之說昧冒天聽惟陛下留神省察焉臣聞兵者國之大事也社稷安危於此乎決生民休戚於此乎分臣雖愚庸固嘗深考熟究早夜以思揆其大要亦本人情臣竊謂今日之勢金人非有爭天下之略特其部族堅忍士馬強盛以數萬精鋭騎卒驅數十萬亡命無歸之人為大難於四海耳若關中勁兵養而後用一戰而勝天下可復茍惟不

然一戰而敗天下亡矣何則兵家急務不出乎彼己之說錙銖考較勝敗自分顧我國家之名義與彼之爲不道爲孰正我之朝廷與彼之僞爲官府孰治我之人材與彼之所用之人孰賢我之行事與彼之行事孰得我之將士與彼之將士孰勇我之兵卒與彼之兵卒孰練我之甲馬與彼之甲馬孰多我之行陣與彼之行陣孰整我之賞罰與彼之賞罰孰明我之法令與彼之法令孰行參稽博採每每比類有所不戰戰無不克王者之

師未戰先勝者彼已之道素明故也陛下念父兄之恥
思宗廟之辱特發詔書俾臣任中興之責所以委遇甚
厚所以期望甚大臣非木石安敢愛身以負眷知惟宗
廟社稷大計有不可不為陛下敷陳者陛下欲乘戰勝
之鋭氣效宣王之北征非徒陛下之所願為亦臣之所
願為非徒臣之所願為亦天下之所願為也然臣嘗考
宣王為政之迹則其施設有漸如詩所謂内修政事外
服遠人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

車徒此恐非一朝一夕之積故鴻鴈之安集離散釆芑之養育人材庭燎之勤於政事惟當其無事之時施設素著故用於行師之際戰勝可期又六月之詩明言薄伐之舉至於太原是直抵其巢穴也今則不然金人之巢穴遠過雲燕大兵一舉必興數十萬之衆然後可以鼓行使敵之善計者收其精甲鋭士寘之極邉休息牧養益滋鋭氣以彼之逸待我之勞王師將何所為不過攻吾之城邑殘吾之土地師老疲困勢必須師退有尾

襲之憂進有乏糧之患逮至秋高馬肥彼然後乘我困弊卷甲而來天下大事去矣盖自兵政之壞不啻三十餘年雖有堅甲利器之具殊無壯馬健兵之實寖及靖康勢已衰弱當是時有避無戰而一時用事大臣皆太平書生不知兵事或專請求戰而不知時勢之未宜或有意避敵而不知治己之所務一戰而陷城下之師再戰而失太原之地其後望風逃遁束手無策勢使然也今朝廷根本獨在陜西要當審知彼知己之説為必戰

必勝之謀整治軍旅以當大敵借使竭國而來亦可與之抗禦苟能取勝於此時然後因利乘便疾進渡河天下不勞而可定矣臣受陛下重寄苟有所見不敢緘黙若夫機會之來則固有不容聲息者臣當以身任之亦不敢輕率少筭致敗大計唯陛下少寬聖慮

浚辯和議利害奏曰臣近嘗以淺陋之説仰凟聖聰區區私憂過慮誠以今日之事上干國家大計臣雖退處休戚實同輙罄愚忠更乞洞照臣竊惟陛下回駐臨安

甫閱歲序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確專意和議庶幾休息莫不幸其將成矣臣嘗不寐以思屈指而計敵人於我讐釁非一端詭詐非一事其設心措意果欲存吾之國乎抑顧我委靡而遂亡也臣意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勢盛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亦易見然則紛紛異議可端拱而決矣陛下進而有為人心順士氣振國立勢強其權在我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和則和無適而不如陛下志者何則權在我

也陛下退而不為人心離士氣沮國微勢弱其權在敵欲戰則不能勝欲守則不能固欲和則不能久無適而如陛下之志者何則權在敵也臣竊謂陛下新盛德以服海內推至誠以御人材勉勵壯猷恢張大業以戰守為實事以和好為虛名如是則祖宗之基不墜既成天下之民復見至治若乃偷一時之安滋異日之禍偃兵不用適以造兵遇患不除終致大患且敵之畏懼請和在我朝抑可考矣澶淵之役萬乘親征兵刃未交大酋

先甆於是惴惴知畏歡好可成繼而西夏有譬泛使踵至請關南之地興幣帛之求賴當仁宗皇帝時賢材輩出天下富盛卒不能逞其私志不然事亦危矣陛下以今日之和為可信乎為可恃乎臣年數奇窮養親是急徒能為陛下叙陳曲折分别利害仰冀聖心獨斷無惑近效天下幸甚

後議行師奏曰臣嘗讀易至謙之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至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

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夫鳴謙而虛己則善日益以進過日益以聞四海歸仁上天眷佑故用師為得之若乃迷復而不反則遂非恣欲寖失天下之心矣故終有大敗臣讀易至此始知兵家大要特在夫人君之一身今陛下修己進德孜孜不倦上可以通於天下可以格於人臣知夫大功可立中興可期矣更願陛下勉之謹之悔咎自省無使驕怠之意少生於中帝王之治豈難成哉

浚論江淮形勢奏曰臣以庸陋之才荷陛下委任夙夜
憂思不敢少忽獨患智識止此無以補稱試畢愚慮爲
陛下詳陳之臣聞用兵之道所貴在專故備前則後寡
備左則右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今江淮形勢表裏
連互數千里之間爲襟喉抗制之地者不過承楚襄漢
合肥耳承楚北通清河舟行甚便其在形勢最爲要衝
襄漢下徹武昌糧運可出則爲次之合肥旁通大湖自
湖抵江輕舟所行則又次之若大兵連屬盤據要害間

道之來似無所施匽以兵勢不張望風奔潰敵之所向如踐坦塗或整陣而來或乘間而至緩急如意誰其禦之陛下講武訓戎頗為精鋭方且以數路之兵直臨敵境尚慮夫間道或有突入者那至於先示弱以啖我後出強以用奇此在兵法固亦有之當求所以破敵制勝之策不當謂其計出於此而但已也臣不量力輙負陛下兵戎之寄比以地震為變已上章待罪區區之心誠恐仰玷聖主知人之明頋乞退閒庶息公議止欲緘默

引去又恐利害不明重誤國事伏望聖慈明詔大臣更

賜詳議

浚奏揚沂中破劉猊疏曰臣伏奉十四日親筆處分臣已恭依聖訓施行揚沂中於十日大破劉猊全軍勦除淨盡麟勢甚窮日為遁計劉光世已發大兵方兹乘勝之後慮有困獸之虞理須量其才力戒以持重庶幾可收全功無復差跌伏望聖慈上寛顧慮臣竊惟用兵之道譬諸奕棊方兩家爭戰思慮必惑立志不專自須疑

貳一着苟失勝負遂分方其急時要以静應寧當持子未下不宜數有更易今岳飛之軍控制上流利害至大儻使之全軍而來萬一敵人出沒此處何以支梧其爲患害與淮西同非惟川陜隔絶大江之南無日奠居矣却欲進兵攻取不亦甚難已乎臣已具奏聞乞委臣從宜措置伏冀早賜指揮淮東之寇非竭國而來不肯輕舉況韓世忠士馬精鋭地利得宜縱其深入我必有利區區淺見未識當否伏望聖慈曲垂訓諭

淺論邊事利害奏曰臣聞忠臣去國不忘憂君之心臣雖至愚數敗國事而其拳拳憂主之義竊慕前修敢畢其説伏冀留神觀覽不勝幸甚臣竊惟用兵之道以氣爲主氣勝則強氣衰則弱故雖有數十萬之敵而古人率以少取勝變危爲安其術無他氣足以吞之故也晉有淝水之捷吳有赤壁之勝皆其君臣上下議論不移謂夫迎降畏避之策終不能求全以立國故斷然鼓而作之卒以定難使其計不出此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今

歲敵人舉動未見大入之形惟是逆麟狂謀借敵援以
幸萬一此容有之臣所過憂者恐探報之間有所未審
而我之措置或至輕揺外敵未來内患先起事至於此
追咎無及以陛下之明聖加以講論邉事不忘聖懐此
固非臣所憂獨臣既以罪戾之著不得已而逺去聖躬
又慮夫後之過計失事者畢以歸罪於臣是用畧嫌疑
之跡冒雷霆之威輙瀆宸聽皇懼之情殆無所容伏惟
聖慈俯賜照貸不勝幸甚

後論戰守利害奏曰臣契勘承楚諸軍家屬錢糧傳聞盡徙內地聖意必以敵議大入先伐其謀未為失策惟戰守之備益當嚴備蓋通泰一失則江浙不能安居而歲失鹽司一千三百萬緡所繫利害非細且敵以淮東有戰無掠則必窺川陝荆襄為上流攻討之計當委大臣總治以壯形勢無使南下之師不得一意江浙其勢必分夫兵之聚散不在形跡之間在於精神心術運動之際將堅王莽之兵非不聚也一戰而潰漢高駐軍京

洛韓信出山東彭越往來梁楚之墟黥布用兵於南方相去千里之遠而兵勢如常山之蛇楚以困弊卒之期會於垓下而敗焉其事可以爲法

浚又議間諜曰自古用兵莫先於料敵而間諜之發本以爲之輔耳故能察見虛實分别情僞莫有失者若夫今日聞某處聚兵即發兵以應之明日又聞某處聚糧即又發兵而應之是惑於聞聽而常制命於敵矣臣願異時邊警有急當先料之於心無或輕出號令則失誤

鮮矣
浚又論用兵曰用兵之道貴在專一心有所主不憂中制則雖敗而能勝雖弱而能強自古見於行事此類非一也若夫號令改易進退猶豫則未戰而先敗矣臣曩為富平之舉不能擇將而任之紛紛然徒事約束是以終至於敗今日之事朝廷當以為戒也
紹興間浚進王朴平邊策故事奏曰周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

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内恣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歛所

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須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

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髙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邉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俟閒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朞年之後可以

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臣竊觀王朴所論大率先求自治次圖進取世宗聽之遂能奄有淮甸旋下關南其効驗甚明也雖然此猶雜霸道於其間耳乃若王者以天下百姓為心修德立政治其在己必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

下之人捨我將安所歸初不僥倖於近績也陛下襲
祖宗積累之德躬睿知不世之資固將行王者之事
以大有為於天下要當正心誠意思所以格天心召
和氣自然國勢日隆國勢日隆則彊敵自服彊敵既
服則天下自歸不用急急於開邊之計也臣愚欲望
聖慈特取朴之所陳時賜觀覽恐於時事或有所補
至於圖回天下則臣願以王者之心為心焉臣不勝
繫望之至

浚又進王朴練兵策曰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閲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且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髙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竭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鋭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

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由練之有方也

臣竊惟治兵之道莫過於精擇厚養嚴訓且擇之不精雖多無益養之不厚人不為用訓之不嚴難以必勝祖宗以數萬之旅西下川蜀北取太原南平江淮蓋知此道耳臣故願陛下每深思而力行之

淩又論戰守利害疏曰臣聞先聖之言謂我戰則克祭

則受福蓋得其道矣俎豆戰陣之事聖人深研其故所
不敢忽其必協天人之心終有感格始得其道臣知識
不足以測聖人用意而老馬知道似或經歷竊惟兵家
之事至誠為主要在先物而臨機應變其殆不常大率
以守為本以不戰為先而或設權以誘之多方以誤之
不可執一今日之事國勢不張將士誠弱民力誠困財
用誠匱臣若不更自激昂以身率衆或臨之以虚聲或
示之以不恐内激軍旅之心外應中原之望使蕃漢諸

國知敵不可恃各有離心敵亦不敢輕舉南來畏蕃漢之襲其後而但欲區區角力戰鬬之間事固有難為者矣自今恐萬一有得於臣言語文移安生臆度者伏望陛下覽臣此奏定志於内以息浮議載惟臣幸一見聖主仰窺聖學髙明雄略大度洞幾先物非臣之愚所得而知臣敢用是輙布胸臆上浼天聽

趙元鎮論防江民兵奏曰臣聞有益於時者不計其所損有利於國者不䘏其為害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者凡

以此故若於時無益而所損則多於國無利而為害則大不為可也審量損益之宜明計利害之實變而通之以成天下之務而已臣竊見近降措置防江民兵指揮條具詳悉粲然有理然以臣觀之特文具非實效也點配科差騷動閭里拘留往返奪其農時既失民心有累子育元元之德重斂民怨必生意外不測之虞此皆所損之大者則其為害可勝言哉雖然有益於時有利於國則民間禍患有所不顧於今之時為國之計將如之

何恃此長江以保宗社而已若指民兵為防江之用則非也臣願擇守臣重其事權選大將嚴其號令凡關津緊要分立寨柵輪差別將領兵廵邏大江限隔之遠不能馳突舟檝風水之虞不能畢濟如將能率衆兵不潰亡據地利之宜峙犄制之勢雖有彊敵未易遽前然而太行天險非不關防大河要津豈無隄備而卒致都城之禍者以將不能率衆而兵多潰亡也今之所患正在於此苟能作新士氣恢張國威不特防江可以防淮不

特防淮可以長驅深入收復兩河不難也於此未得其術而欲以區區疲悴之民為防托禦敵之策臣竊惑之四方之俗勇銳好武莫如西民而太平之久流於驕惰使之運餉築城猶可驅之而去責之防托禦敵則望風而遁矣臣不知江湖之民得與西民而比乎西民且不可用而欲以責江湖柔弱之民可乎今以人丁點差擺布鋪分遇有警急馳報縣官縣官各有地分馳至本界躬親守禦防江民兵的確利便獨在於此臣不知沿江

村民曾習戰否乎沿江縣官曾統兵否乎今之縣官非學校士人則衣冠子弟使之率疲悴柔弱之民以悍彊敵雖立軍法日斬萬人臣知其必不為用矣灼知其不可用而徒爾紛擾欲何為乎臣所謂特文具非實効也流離失業遠近驚疑雖有免稅之文而自齎粮糗自辦器甲以至勾追點集之費未足償萬分之一江湖風俗輕浮易為揺動方臘青溪之變可不念哉有損而無益有害而無利於兹可見議者或曰民兵防江本非戰鬬

但令執幟近岸列為疑兵而已臣謂不然平日無事不必設此萬一敵至中流鼓譟而進吾之正兵堅立不動能復有幾良善鄉民將救死不暇其能成列不退乎蹂亂正兵因而失利者或有之矣若夫選委土豪召集忠勇乘危據險保護鄉閭雖未足為防江捍敵之用不猶愈於丁點而差不擇彊弱不問貧富取充數而已邪臣僻陋書生不習用兵之利陛下試以臣言詢諸大將沿江之民可用以為捍禦之兵乎今之縣官可用以為統

兵之將乎如其不可臣願陛下速賜罷去選委土豪召集忠勇各爲保護鄉閭之計毋使怨嗟之餘潛生變亂乘間而起重貽陛下之憂臣故不避煩言極陳其弊惟陛下省察

元鎮論親征奏曰臣竊聞陛下徑欲廵幸浙西道路傳言人情震懼臣在温台屢貢愚懇及每因奏事未嘗不開陳利害欲朝廷遠布耳目偵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寇盡已渡江然後回蹕徐議所之今聞朝廷遽有此舉必

以韓世忠之報敵騎窮蹙可以剪除陛下欲親總六師為親征之計萬一世忠所報不實及建康之衆未退詭計多端變詐百出或為回戈衝突之勢陛下何以待之勝敗兵家之常雖有萬全之策猶不免蹉跌況欲僥倖於意外邪秉皷信魔賊未除王瓊潰軍方盛陛下遽捨之而去或結連窺伺寧無回顧之虞茲乃社稷存亡之幾至危之道也臣願陛下少加睿察益嚴探報俟敵騎渡揚子乃幸浙西此亦聖慮所及前日訓諭之語臣嘗

親聞之者若謂敵已窮蹙決保無他即遣將襲之可也何至親煩車駕以蹈不測之禍設若有成不足言功或萬有一失非如將佐可以脫身而遁事或至此悔無及矣惟幸留神省覽

元鎮又論親征奏曰臣今日扈從車駕登舟出餘杭門竊見道旁觀者無問老幼皆以手加額咨嗟流涕以陛下冒犯風雨親總師徒激厲將臣抗禦強敵為宗廟生靈之計自靖康用兵以來未嘗有此舉措故得民心如

此雖然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兵戎至險之地苟懐愛君之心莫不憂之而臣待罪揆路實負此責是以不寒而慄當食忘味臣非不欲被堅執鋭推鋒陷陣為士卒先而書生怯懦之資不嫺戰鬬之事又事不素備勢難遽為府庫無半歲之儲關津乏控扼之具隨宜經理取辦倉皇徒有過差無補毫末所願陛下憫憐駑鈍慮致於乖方開廣聰明兼收於衆智下哀痛之詔捐内帑之金唯至誠足

以感動於羣情唯勸賞足以激揚於士氣堅惻怛難虞之念革偷安苟且之風則功業之成曾無難者此帝王之事在陛下神謀睿斷思而勉之而已存亡所係安可忽諸故於進發之初輙貢區區之懇儻少裨於萬一而臣亦預有榮焉臣不勝萬幸

元鎮又上奏曰臣竊觀古者用兵以謂國之大事至重至慎不敢少忽告之宗廟卜之蓍龜謀之卿士然後授以成筭所請必聽所欲必得纖悉曲折無不周緻信任

既篤乃始責以成功此將帥所以竭忠而士卒所以用命也秦欲伐楚王翦須兵六十萬人一旅一卒不可闕陳平間楚君臣用漢金三十萬斤唯意所出入高帝不問也郭子儀幕府之盛至將相者六十餘人當時不以為過所以成就其功固當如此陛下軫念西陲宵衣旰食以圖勞來安集之方故遣大臣往將使旨是宜上下戮力以寬君父之憂汲汲皇皇協濟厥事若但為僥倖之圖姑行嘗試之說一切苟且恬不介意號曰出師其

實何補今臣備員督府近在闕庭施置之間已多齟齬請兵於諸軍非為臣乏使令也將以備出戰入守也請給於公帑非為臣無資財也將以勸功賞士也辟士於幕府非為臣私親舊也將以得人為用也然所謂兵者不滿數千半皆老弱不勝甲冑疲癃跛倚可笑可憐所賫金帛至為微少猶控顔瀝懇幾同乞丐薦舉士人皆憚遠適面得睿旨令除京局以重觀望薦章甫上彈奏已行使臣意氣憂沮舉措畏忌退視賔僚有靦面目士

大夫間或笑其單弱或憂其無成皆謂事大體輕有名無實顧臣一身亦何足道顧國事安危不知安在今孤蹤遠去君門萬里若或更加沮抑臣亦何能自辯伏望陛下察此行之重輕憫微臣之拙直凡有所請略賜主張無使臣茫然遐徼之外欲自訴於陛下則不可欲盡載之紙筆則不能悵焉自失莫之為計也臣詞意迫切不覺至此惟陛下矜察

元鎮又上奏曰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

苟勞衆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貴謀而賤戰盖謂此也臣觀漢宣帝時趙充國伐先零羣臣上攻戰之謀求速務快議論蠭起充國以謂非素定廟勝之册不可用方且審料敵情圖上方略墾闢田土會計米鹽稾秸器用之具郵亭畎澮之飾無所不備優游安静不求近功雖薄責之使輩至問狀之詔日聞守其成謀牢不可破卒能沮羣議克殭敵國無大費功遂名立臣竊慕之然自惟念臣本書生不嫺軍旅陛下聖度兼容無所求備徒知

臣愚不謀身戇不避事付以重任責其所難義不得辭
黽勉承命惟敵人擾蜀于今累年侵軼之兵歲深一歲
始者接鋒五路其後直抵梁洋既已棄和尚原尋又失
饒風嶺蜀勢之危廹於累卵所恃者吳玠一軍忠勇可
仗守關則僅足出戰則無餘設或吳玠不能支吾即是
四川更無存理若今冬末幸敵不來則臣至蜀之日宜
陛下恩信問百姓疾苦勸課農桑蠲削浮費協和將士
簡練師徒謹守關梁密行間探取謀問計養銳蓄威凡

智慮所逮無不竭盡以副陛下委寄之意此則愚臣之所能也或呉玠之兵聲勢大振四川財賦移用有餘雖深入秦川盡還故壤於臣志願豈不欲之或兵威不加於前敵勢無損於舊雖曰蜀道險難固亦未易保守况欲及其他哉若大言無實輕舉妄動僥倖成功於萬一此則非愚臣之所能也今者明天子謂臣為可使軍民謂臣為可行蜀人喜廟堂輙遣大臣邊人聞朝廷再開督府内外觀望事體非輕而兵將單弱無以壓蜀兵驕

悍之氣金帛鮮少無以省蜀民饋餉之勞雖自治之術猶未知攸濟乃欲勉強其所不能多見其不知量矣曩張浚之行也謀欲恢復秦晉漸定中原卒之失五路失梁洋坐此被譴原浚用心豈不偉壯而議者謂浚不得無罪以其自信太重許陛下者太過而功名不能副其初議是乃昧於自知而勉強所不能者也臣竊惜之臣今行有日矣竊意宸衷之所經營執事者之所講究必有成筭如趙充國所謂素定廟勝之册者幸舉以見授

臣當度德量力奉命而行尚或覬覦薄效歸報陛下儻不賜照察而責臣以必能臣恐異時紛紛之論亦族不足以塞責浚有大功廹於物議猶不能免況如臣者哉故自受命以來日夕憂恐莫知為計雖然量能授官者人君之職陳力就列者人臣之義與其依違隱忍卒使陛下有失望之歎曷若以其所能及其所不能者明以告於陛下尚庶幾獲免欺君之罪惟聖明憐察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奏曰臣聞古之論兵者或比之

毒藥或比之養虎或比之淵氷或比之火或比之蠱或比之蝮或比之井比之毒藥者以其可以殺人比之養虎者以其終自遺患比之淵氷者以其深可危懼比之火者以其不戢自焚比之蠱者以其財用之蠹比之蝮者以其殘物之命比之井者以其陷人可畏是以聖王重焉設戒於詩則以薄伐為美設戒於書則以班師為善設戒於易則云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設戒於春秋則曰兵民之殘也而前哲亦有彭祖觀井之諭夫彭祖

之觀井也自係大木加之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其畏如此近日道路之議皆謂金人之敗機不可失宜一舉而空朔庭然後為快臣竊以為過矣夫王者之師必萬全而後動不輕舉也不得已而後應不先發也機雖不可失然敵亦未可輕雖先人有奪人之心然必有以善其後臣願陛下練兵選將蒐乘補卒張皇六師聲言大舉而實不出境陰拱以觀其釁蓄銳以待其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密戒諸將務為持重如彭祖之觀井則社

稷之福也昔子路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誠今日之至計間不容髪願陛下毋忽

銓又上奏曰臣自聞大行太上皇帝及寧德皇后諱問竊見軍民不勝憤惋皆願一舉而空朔庭以還梓宮於沙漠此誠臣子義不戴天之秋然朝廷隱忍含垢尚守和議謂可庶回强鄰荐食之心軍民失望正墮敵計夫金人虐我父子兄弟亦既大甚是我有不同天之讐而

敵負天下不義神人共憤之名自古豈有不義而得志於天下者哉我若仗大義詔天下曰梓宫不復痛貫心骨朕誓不與敵俱存軍皆縞素悉發諸道兵以討不義應三關四鎮之兵民不忘我國家者願皆激厲共雪大憤則吾三軍之氣已可拄百萬之師而兩宫之寃亦可以少伸矣如此則陛下之孝何加焉廟謀當自有處也

紹興二年兵部侍郎綦崇禮論進討固守利害奏曰臣伏奉親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及固守利害者

臣伏見金人自靖康以來無歲無兵及乘輿南渡已酉之冬直寇江浙逮其歸師齟齬謂可以休矣乃且移兵以寇關陜乘我富平之敗遂窺巴蜀幸吳玠一勝稍挫其鋒然其圖我蓋未忘也今偵諜所傳皆言敵人併兵以趣川陜可以知其情矣蓋以向來江表用兵非敵形勢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揺故必圖之不置非特報前一敗而已則是今日利害在吾蜀兵之勝負吾兵若勝而敵不得近蜀則必

氣索而衆離若乘其敗而西自襄漢東自淮海進兵以攻討則我必大得志而中原定矣雖然川陜之地遠在數千里外行在諸軍力不足以應援若坐待其勝負之報勝固可喜苟爲不勝豈不寒心以兵家之勢言之則彼向隴蜀我當出淮漢以牽制之然而朝廷初不爲此策將相初不爲此行雖臣知之亦不敢妄有所進説焉者葢以我師事力之未足耳何以言之自南渡後兵無所增募而士卒之老疾死亡者歲歲有耗諸軍苟利其

廩給則多張虛籍或因降盜有所簡汰旋各招取以補其闕名數雖多非皆精練而可用也猶頼去歲以來一二大將皆能盡力破滅劇賊士稍知戰然臣舊聞諸將之論以為盜賊雖彊大已必能勝若金人之兵則非所可敵其論如此不知今日厥意又復如何顧張浚一軍士卒最為簡練器甲最為整飭猶可敺而用之韓世忠驍勇無前蓋嘗抗敵於江上今復屢勝羣盜度其果敢亦必不肯辭難其下如岳飛皆可頼以為用第不知士

卒果能齊力一心無所畏避以當金人否舍是二將則其餘無足倚者緩急犄角應援便無可使又況中州之地利於用騎吾之諸軍大率乘馬若徒以步兵馳逐於平原廣野之間以當金人之鐵騎得乎不如守長江之有險阻也復有最所患者財用之不豐糧糗之不繼雖平居無事猶難取給況興師動衆以深入敵境哉今若欲乘敵未來我先進討彼中原之民聞王師大舉庶幾響應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吾以一大將將兵深入恐

彼亦不為無備臣之所慮萬一有所不捷一軍失利則我便難於後無繼人情必為之震動適足以致師而來寇不如緩舉之為愈耳臣愚以為姑守長江之險以俟敵釁顧敵禍已窮天將悔革則彼必敗于隴蜀在今日之勢隴蜀既固則吾之氣全而人心亦壯敵之破敗又如去冬然後徐為之圖不然敵師尚彊則我素弱之兵可輕舉哉臣豈不知坐守江表中原何時而定葢以事力不足要圖必勝乃可以動姑亦簡吾師徒勵吾將帥

息吾民力去吾冗官豐吾財用敵至則力戰而應之儻或以彼一失則乘勝逐利遂取中原亦未可知非謂漠然無意於恢復而區區僅以自守而已若淮上積粟則吾未有因糧深入之計謂可募人間入燔其所聚以伐敵情如近海諸處亦可陰使范温徐文之徒若以盜賊鈔刼而攘取之斯亦無害於守戍之防者也臣知識短淺不能遠圖無以上副聖問臣不勝昧死謹録奏聞

四年提舉 西京崇福宮李綱上言曰右臣伏覩進奏院

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

警急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

況臣世受國恩嘗蒙眷奬擢寘近司雖以罪戾退伏海

濱荷保全之大德未嘗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戚實與

國家同之敢竭愚戇以今日捍禦敵馬事勢陳為三策

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裨廟筭之萬一伏望聖慈特垂

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竊以

僞齊劉豫以蛇豕之姿挾金人猛鷙之勢僭竊名號盜

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輒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彊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左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遥度而預料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敵之退屈已在目中睿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

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於馬陵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于武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為之繼援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

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兹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𤫊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舡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師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絶其

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

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

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

潰散摽掠之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

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

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

今胡為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

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

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為退避之計則可令為是役者偽齊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灾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鴟張則將何以為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況偽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關陜之民非金人比借有敵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於我昔苻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

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負羈靮而扞牧圉夙夜憂歎辜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已故敢以芻蕘之説上瀆天聽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

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時上言曰臣竊觀自古用兵者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曹操袁紹官渡之事是也王師與敵兵相持於淮泗間幾半年矣前日岳飛之舉我出奇也惜乎以錢糧不繼而勾回幹事軍馬未能成功今日賊馬渡淮彼出奇也若能設策破之則奇反在我臣願陛下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蘄黄間約岳飛兵相為掎角以夾擊之期於必勝以復陳蔡則淮泗之師亦自當解大功可成至於江南兵控扼以

捍奔衝自是一段不可闕也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綱又上奏曰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伏念臣竅啓寡聞初無智略徒以誤膺知獎實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冒睿聽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不惟恕其狂愚又復獎以優詔顧臣何人可以當此惟知自竭以報鴻私臣竊見國家與敵兵相持累年以來未

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蓋緣六飛親臨將士用命之故儻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淝水之師安能既退而復進變敗而為成哉前年親臨則敵騎宵遯今年親臨則偽齊奔北其效昭然可見臣願陛下乗時稍進以臨鎮江號令王師士氣益振則雖勍敵隂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退屈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楚以亡真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斷以不疑布昭聖武以定大業

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上言曰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内殿三賜引對踈遠之跡得望穆穆清光於咫尺間從容移時仰聆玉音俯竭愚悃臣子之情不勝忻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拙訥敷奏迂踈猶有未能盡其底藴者敢昧死以聞臣本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見朝廷軍政不修致有邊庭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爲自治自彊之計非兵不可昔蘇軾當熙寧元

豈閒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今日則必以兵為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千緒萬端有竒有正變動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於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畧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累故昔之善用兵者料簡至精率能以少擊衆如干將鏌鋣迎刃而斷莫之敢攖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語哉王邑百萬而破於光

武之三千苻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同此道也又況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務幷吞初不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也冗食既多坐耗國用疲劣弗簡遇敵先奔一大將連十萬之衆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無謀適爲敵擒故昔之善將兵者或深謀於已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

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士皆莫能知此深謀於己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之遂傳檄而定燕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己則堅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遮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鳴鼓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而今之大將號為出羣帥之右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虛心下士以謀為先者求其據

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豈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温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畧布行陣為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平鋭曲直

陣形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為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不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北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為三覆以待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昔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為先山川林莽薈翳深密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

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薄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支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齧駭狼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與敵相遇惟務力争不求謀勝雖小有所獲未聞大殲其衆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髙祖駕御韓彭英盧如指縱獵狗而得獸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

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臣荷恩之深嘗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時告嘉猷之語茍有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為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擅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

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説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闢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爲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戸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戸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數配下戸絶食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魚鼈無生養之理爲父母而

日削其子飽腹心而自戕其肌欲求久安其可得乎昔唐德宗急於用兵而有除錢陌稅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為鑒此未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軍旅之興糧餉為先而去年自江以南緜地數千里適有旱災粒米惟艱穀價翔踊飢民餓殍相望於路雖浙西號為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廷糴買數目雖多亦未必能豐衍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以能給

議者謂當因粮於敵臣竊以爲不然使敵人聚粮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爲我有粮道不繼爲患甚大若欲取於偽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弔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有可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興舉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於戰陣之際國家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如奕

基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制輕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今朝廷與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内輕指大臂小平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却敵哉兵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罄所有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聞靡制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兵家之事多行詭道鷙鳥之摶必戢其翼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藏殺機

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欲敵人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為備乎欲敵人之不為備乎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然既有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説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於泜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

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作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夫勝負兵家常勢有勝必有負勝之非難持勝為難而況於負乎藉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兩路之民懐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覆護

之此當善後者一也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為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奕者其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先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為善後之計者宜何如哉此當善後者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漠北出自睿斷圖此武功事勢既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既修莫若小試勒

兵於山東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賊豫賴之以為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粮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為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由海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至計也臣蒙陛下面諭以數十年來訓練士卒今

方可用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為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潰之虞猶未易也金百鍊則為精金卒百戰則為精卒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氣百倍乘破竹之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財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夷玁狁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鋭飈擧電發然常武之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為主也夫其進鋭

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方殭志慮太鋭一有挫衂遽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髙祖與項籍戰其喪師跳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相之告宣帝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争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兵以義起以應動而

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
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中與聞國論當是時豈不
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
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聞之士大夫亦頗得其梗槩矣
臣素以治兵為然豈不願戰但亦欲戰得其是則中興
之業自兹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
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
袖手旁觀惟覬一有差失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

用兵以多筭取勝而無爲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二